

闯入禁区

刘敏吾 著

新时代出版社



闯入禁区

刘敏吾 著

新 时 代 出 版 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闯入禁区/刘敏吾著. —北京:新时代出版社,
2002.5

ISBN 7-5042-0684-9

I. 闯...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198 号

新 时 代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新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frac{3}{4}$ 247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1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东离古丘	西出阳关	1
进闷葫芦	过神龙洞	6
啃橡皮肉	吃珍珠饭	11
峡东下车	敦煌授命	17
出玉门关	找金钥匙	22
直捣龙堆	闯入禁区	27
落猩猩峡	遇马上飞	33
进无名地	打造盾牌	38
场区定点	马兰命名	43
解开疙瘩	平息风波	48
寒流滚滚	灾祸频频	54
同舟共济	寻人启事	59
灾害交侵	牛羊作践	64
水润万家	功在千秋	69
上落虎滩	下龙户泊	74
风沙逞霸	孤雁迷途	80
火烧草庐	枪震苇塘	85
铁蛋无私	魔王有幸	90
啃黄金锭	嚼甘草花	95
山岭猎人	苇塘水鬼	100
小王动气	莫旺惜别	105
山中话题	石后踪迹	111
乐了老二	愁煞老九	117

授旗领命	任重道远·····	122
参谋失算	球迷克己·····	127
饿虫卖乖	老九含悲·····	132
冲破艰险	进驻禁区·····	137
戈壁幽灵	甘泉夜哨·····	142
旧辙觅路	幻境寻欢·····	148
人落陷阱	车陷银池·····	153
魔王结义	老鼠投诚·····	159
雪中受阻	沙丘被困·····	165
瀚海捞针	荒滩补空·····	171
安家落户	拦洪蓄水·····	176
眼望彼岸	心醉绿洲·····	181
干沟探奇	山崖访古·····	186
枯树丛中	发现女尸·····	191
步声唰唰	血迹斑斑·····	196
一块纱布	半拉鞋印·····	201
沙窝飞机	禁区怪象·····	206
打同心结	饮半桶水·····	211
奔飞龙河	游蝎子国·····	215
龙河剥鳞	狼窝歇脚·····	220
“老高”被俘	“老修”住院·····	226
清理场地	迎接零时·····	231
搜乌石山	掏蛤蟆洞·····	235
黑夜山崩	鳄鱼被困·····	241
过虎碰壁	进神鹰崖·····	246
山涧救人	草原流芳·····	250
沿古栈道	过烂石山·····	255
一捧黄土	寄托哀思·····	260
涉过死海	抵达古国·····	265
放“水老鼠”	擒“鬼狼嚎”·····	270

离蒲昌海	回向阳里.....	275
凌风放球	冒险登塔.....	281
火球闪闪	春雷隆隆.....	286

东离古丘 西出阳关

古丘火车站站台的门，平常一向是敞开着的，行人出入自由，只有当火车到点进站时，才有人守候。天一擦黑，挑担和推车叫卖的蜂涌而来，直到半夜以后，来往的火车全过境了，推车挑担叫卖的收摊了，售票检票的关门下班了，火车站才安静下来。

一个秋天的深夜，明月当空，大地银光闪闪。古丘火车站来往的火车全过境了，附近的人们，像往常一样早已进入梦乡。通往站台的门照旧敞开着，不时地被野风刮得咣当作响。唯独与往常不同的是：这天夜里，车站的人员显得异常繁忙。

在货车站站台旁，停靠着一列铁壳货车厢，里面光溜溜的，连一个座位也没有。在候车室的门口，仍有两个女列车员把门，只许出，不许进。另外还有两个男列车员在室内吆喝，把想在里面过夜的人赶出来。有一个衣裳褴褛、毡帽破旧，年约三十岁左右的人，用他那双苍白的手，掩盖着瘦削的脸，躺在候车室北角的一张条椅上，头枕包袱，正在打着呼噜，列车员赶他出去，他还磨磨蹭蹭不想离开。

平时古丘的夜，田野静寂无声，火车站附近除了个别值班人员走动外，一般都很少有行人路过。这天晚上，离车站不远的地方，狗却汪汪地狂吠，附近农家土圈的鸡，也咯咯地乱叫乱窜。不一会，步履声和气喘声，从古丘北边传来。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可以看到从声音发出的地方，一支整齐而肃静的队伍，影影绰绰正朝古丘火车站迎面走来。

他们精神抖擞，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配备齐全。只是没戴帽徽领章，没挂军衔，其他与正规部队，没有两样。他们不声不响地

穿过候车室，直向停靠在货车站旁的那趟军列奔去，到了站台才放下背包。

在这支队伍中，除了有从古丘步校抽出一批青年干部外，另外还有一个连队，也是从步校练习营成建制抽调而来。上面公开动员时，说是叫他们配合野战部队，去进行一次野营军事训练，要求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充分作好思想准备。实际内定是把他们调出原单位，到远方去执行一次特种军事训练任务。出发前反复强调，不准向亲友告别，不准家属到车站送行，不准泄露出发时间和行动方向，要守口如瓶，绝对保密。

这个连的一班，是古丘步校配合学员进行野营军训的尖子班，小伙子个个身高体壮，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于在军训中摸、爬、滚、打，练就了不怕艰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被评为步校先进班。班长钟铁汉是铁匠的儿子，读了半年高中后，跟着父亲学手艺，在打铁炉旁造就了吃苦耐劳精神。在军事训练中能跑善走，难不倒，拖不垮，号称一班的铁脚板，乳名叫铁蛋，大家也有叫他铁班长的。战士常裕民出身于铁路员工家庭，在铁路技校上了一年学后就参军了。他个高力大，身强体壮，能吃苦耐劳，是军训中有名的铁骆驼。农村小学教师的儿子祁顺通，上了一年高中后就当兵了。他瘦高个，细长腿，两脚落地轻，走路快如风，绰号飞毛腿。还有那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张可福，只上了两年初中。他满腔热情，浑身是劲，没半点歪心眼，直通通的脾气，有话倒出来，口不留半句，外号炮筒子。班里还有个战士，当兵前只上过半年高中，但爱动脑筋，爱出点子，大家按照他名字“肖灿茂”三个字的谐音，叫他“小参谋”。张知义的爸爸用做泥水匠挣来的钱，供他上过一年半气象学校。他办事认真细致，劳动样样带头，说话从不带刺，对班里的事管理得有条不紊，是被全班称为“就这样子”的好副班长。其余的人都是在老兵复员后，刚从新兵连挑选来的年轻战士，个头和文化都比较高。

走在这支队伍最后的那个高个青年，是刚从步校机关抽调来的参谋李志宇。这两天来，他一直有些心绪不宁，由于部队从动员

到出发只有三天的时间,而他与出差的女友联系不上,热恋中的他在行前不能和女友见上一面,心中焦虑不安,是难以言喻的。

这支队伍进站后,仍保持肃穆状态,在一名穿四个兜干部服的军人指挥下,把事前运到火车站的几卡车行李、干粮、帐篷、折叠桌椅及行军床等许多军用品,匆忙地卸下来,按计划装上火车,准备随人运走。

这时,两位穿军绿色呢子服的高个,同坐一辆从抗美援朝战争中缴获来的美国吉普,赶到了火车站,并就地召集预先指定的军用列车长老羊和各车厢的负责人,低声地询问了装车情况,悄悄地嘱咐大家一路上要提高警惕,注意做好安全保密工作。这两名穿呢子服的高个布置完工作,又巡视了站台上整装待发的官兵,看来他们就是这支队伍的高级领导干部。

随后,那个个头稍矮、身体有些发福的人,瞧瞧自己的手表,已经深夜零点整,预定发车时间快到了。他把手伸向那位高个子领导人,握手低声告别后,登上了这趟军列的第四节车厢,准备随车出发,带队远征。

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搭好车厢和站台之间的跳板,登上了火车。搭在车厢和站台之间的跳板已经拆掉,眼看火车马上就要启动,李志宇却仍站在车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古丘,依依难舍。

“到点了,请注意安全!”值班站长挥动绿色小旗大叫一声,特地提醒大家。紧接着火车“呜、呜、呜”地急骤叫了几声,慢慢开始向前滑动。李志宇这时才一个箭步跳上火车,一手扶住车门,一手挥动向古丘告别。火车汽笛又悠长地叫了一声,把他们和古丘间的距离逐渐拉大,把离愁别绪留给了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官兵和没来送行的恋人与军嫂。

夜深人静,车去站空。本来很小的古丘火车站,这时空荡荡的,倒令人感到异常宽敞和寂静。站台上的铁路员工已经收工,那位高个领导是来送行的,仍静静地挺立站台,轻轻地挥着手,默默地向远远钻进黑幕的军列告别,暗暗在心里嘱咐:去吧,同志们!那里是你们完成壮丽事业的新起跑点。祖国哪里情况最紧急,哪

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最需要你们。去吧,去打一场硬仗,去闯入人们认为“不可逾越”的地区,在开创国防军事建设的新事业。但是,你们必须知道:要去的地方生活和工作都十分艰苦困难,连牙膏和肥皂也难买到。你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必须暂时忍受一些个人的痛苦,甚至做出某些必要的牺牲……。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深夜,这趟军列就这样载着一支不明番号队伍,肩负着一个极端机密的任务,悄悄地离去了。由于这支队伍从组建到出发,时间短,行动快,同时反复强调了任务的绝对保密,大家相互心照不宣,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少数人知道的不说,那些不该知道的人也不打听。

车站的工作人员议论纷纷: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登车迅速,行动神秘。他们既不戴领章帽徽,又不挂军衔,有点像集体转业的部队,又像基干民兵,军列在这么晚发车,难道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是去打仗,去抢险救灾,还是去支援地方工农业建设?其实,这支队伍究竟是什么队伍,属哪个兵种,到哪里去,执行什么任务?不仅旁观者不清,就是当事者也迷。不过大家有个共同的感觉:队伍深夜出动,一定有什么新的动向。瞧他们那个肃穆劲,那副紧张面孔,随车还带上这么多的家当,怎么看都不像是去执行普通的军事野营训练任务。

军列就这样匆匆地从古丘出发,一直向西驶去,大家带着种种疑问踏上了征途,像一块投进平静湖泊的石头,掀起一圈圈无声无息的波纹,看不到它在湖底的位置,也听不到它在湖底的回音。

长期生活在古丘的青年官兵,对一般中小城市中的这么一个古城,平时并没有什么特殊亲切感,如今离她远去,却眷恋难舍:这儿位于河南省东部,北靠山东,南临安徽,有陇海铁路横贯东西,汽车来往于临近各县,交通便利,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现为古丘市政府所在地。古丘盛产小麦、棉花、花生和西瓜、柿子,为豫、鲁、皖三省物质的重要集散地,副食品比较丰富,物价十分低廉。

古丘城内有些用古砖和琉璃瓦修筑的四合院和商店,古色古

香,油漆脱落,曾在全国工商业进行公私合营时粉刷一新。城外残留着半拉城墙,那道不流动的环城河臭水,在“大跃进”期间,疏浚得焕然一新,一带清水潺潺流过,承前启后,成了古今兴衰的写照。

古丘北郊的兵营是日军侵华期间所建,它北面有栋呈十字形状的平房,大家把它叫做飞机房,是日本侵略军当年的一所陆军医院。飞机房南面,整齐地排列着清一色的长方形砖瓦平房,设备一应俱全,是过去日军屯兵掠夺中原地带的据点。八年抗战后,又成了蒋介石军队对解放区进攻的垫脚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收了这座兵营,才改造成一所培养和储备初级指挥员的新型步兵学校。

由于古丘市是古丘党、政、军机关和学校、工厂所在地,白天本来就格外热闹,傍晚人们下班了,逛街买东西的人,熙熙攘攘,更显得十分繁华。这儿的東西价廉物美,卖小吃的特多,春天,青黄不接,市面不免有些清淡,但那临街摆着小型农具、衣服及厨具的摊子,生意仍很兴隆。夏天,那卖西瓜的商贩云集火车站一带,花几毛钱就能买个爽口解渴的沙瓤大西瓜。秋天,那挑花生和柿子卖的小贩摆成一线,争相兜售,甚是热闹。冬天的傍晚,那卖馄饨、羊杂汤和烧饼的饮食担子,有的搭着棚子,有的敲着竹梆走街串巷叫卖,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花上两毛钱,就能享用一份热乎乎的牛杂汤。每逢节假日,更是热闹异常,新华书店和几家豫剧院顾客和观众纷至沓来,简直座无虚席。

年轻的官兵,每当节假日到来的时候,带着伴侣,到市上挑一两件朴素的衣裳,买些普通的菜食,做顿可口的小锅饭吃,感到是一种很大的享受。未婚的青年军官带着热恋中的女友,到剧院看场河南梆子或电影,也觉得十分满足。因此,当他们初次离开古丘去远方时,不禁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何时才能回来看看?

进闷葫芦 过神龙洞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毛主席和十位元帅以及少将以上的将军们，几乎全部到会。将帅们领章肩章上的星星，金光银光闪闪，显示着一代英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人民再立新功的雄伟气魄。

这些共和国的元勋和功臣们，阅历深厚，十分清楚自一八四〇年六月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前的这段历史，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民国军阀混战，蒋介石执行“排外必先攘内”的反动政策，横征暴敛，造成民穷财尽，国力衰弱，使中国历尽了丧权辱国的苦难。将帅们深知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宁肯和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即使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也要加强国防建设，掌握守卫国门的“打狗棍”。这就是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时，中央决定筹备资金，抽调人力，从速建立特种军事训练基地的根本原因。

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期间，主管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根据中央决定，授命总参、总政物色两名高级领导干部，组建这支执行特种军事训练任务的新型部队。张爱萍副总长找一位正在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大校谈了话：通知他军委决定以古丘步校为基础组建特种军事训练基地，并安排他随即同总部几名领导干部，飞往指定地点勘察地形。被召见的大校就是在古丘的那个深秋夜晚，把一支神秘队伍送上火车的那位高个领导干部，他年方四十二、三岁上下，身材魁梧，说话声音宏亮，办事雷厉风

行，是一位久经战火冶炼的高级政工领导干部，新组建的部队称他为“二号”首长。

在同一时间，陈赓副总长召见了另一位高级干部，他年纪比“二号”稍小，个子不高，满脸络腮胡子，是一个兵团的参谋长，陈副总长认为他是一位很有心计、能独当一面的将材，新组建的部队叫他“一号”首长。

还有一位是带领这支队伍乘军列从古丘出发，首先抵达目的地，为部队做筹建工作的大校。他是打游击出名的指挥员，被同事誉为老黄牛，下级喊他“三号”。三人中他身体最好，个居中等，年龄略小。

大家说这支部队的指挥员，都是上面挂了“号”的，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他们在抗日、解放和抗美援朝等战争中，指挥若定，累建战功，是颇有名气的指挥员。二是指在执行这次任务中，部队为了保密，对高级指挥员不直呼其名，都以代号相称。

在这支部队组建的初期，指挥员的分工是：“一号”，“二号”对准备进驻的场地进行勘察定点，并向总部申请筹备经费和物资，从全军抽调一批素质较高的官兵，由“三号”带领赴勘察定点区做前期筹建工作。

这队官兵从抽调集中到登车出发，一切都是秘密地个别交代的，大家把这种做法，叫做“个别教练”。还把坐进铁壳车厢，说成是进了“闷葫芦”。因为这种车厢六面都是铁板，无窗户通风采光，只有一边有扇用很大力气才能推动的铁门。车厢里面又挤又黑，又硬又凉，无卫生设备和座位卧铺，噪声很大，坐卧难安，昼夜在咣咣铛铛的钢铁撞击声中过日子。

那天深夜，这支部队就像钻进了“闷葫芦”，在里面迷迷糊糊地晃荡了好几个小时后，到达郑州货运站，被甩在一块偏僻的荒滩，等了很久很久，车站军代表和值班站长，手提信号灯，在夜色朦胧中走来，经与军列临时列车长老羊交谈后，大家被通知，火车在郑州要停留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开出。

战士们一听可以就地休息了，纷纷争先恐后地跳下车去，在暗

淡的月光下，背着人群在荒滩上，悄悄地行了方便，又不声不响地爬进“闷葫芦”，等候通知发车。

郑州是全国火车的交汇点，军列到达这里后，究竟要往哪个方向开，成了官兵最关心的问题。当时上级一直没透露半点风声，因而引起大家许多猜测：

“依我看，准是朝北拐。”

“不，朝北干啥呀？朝鲜早就停战了。”

“是援越去，车头不往南拐才怪哩！”

……可是军列既没有朝北拐，也没有往南开，而是一直朝西驶去，越往西驶越荒凉，过了宝鸡，更幡然两样了：铁路两侧，峰峦重叠，石壁高矗于峡谷之上，飘浮于云海之中，晃晃荡荡，似乎要掉下来，真有点提心吊胆呀！

从宝鸡到天水这段路程，山多洞密，火车行驶艰险。常裕民的爸爸是个铁路员工，曾在他小的时候，带领他在这段路上跑过很多趟。为了使他不在于车上乱串，每跑一趟，都要叫他坐在窗口数一遍山洞。他第一次数过后，当人们问他这段路上有多少山洞时，他高兴地说：

“不多不少，一共三百六十个。”

接着他爸叹息说：“不容易呀，就是一天打个洞，也要劳动一年啊！”然而当常裕民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次又一次从这条路通过再数时，次次都不相同。别人问他究竟有多少洞？他说这条路上的山洞数不清。以后有人逗他玩，戏称他为“常数洞”。

常裕民从小就培养了对铁路这个行业的感情，陇海线上的一草一木他都熟悉，每当见到铁路从山顶上弯来弯去，火车像一条乌龙在洞里洞外爬进爬出，头上怪石崆峒，脚下流水湍急时，他就心里有底了：陇海线最险峻的路程到了。这里解放前经常塌方，大塌方能把火车砸翻；一般塌方常把铁轨冲弯，使火车不能通行；小塌方虽然清理比较容易，但是也能堵塞火车通路。解放前这段路根本没有很好地通过车，号称陇海路上的“盲肠段”。

解放后铁道部门虽然经常派人清理危石，坚固石壁，疏通隧

道,但由于沿路山石风化,山峰陡峭,防不胜防,堵不胜堵,仍难杜绝危险,每年还是要发生大小塌方事件几十起。

军列在这天下午三点左右,果真进入了常裕民担心的这个险情严重的“盲肠段”。战士们有的在谈笑着,有的在打着扑克,还有的在哼着行军小调,也有个别人从门缝中望去,见悬崖峭壁高矗云霄,不禁惊讶地叫喊起来:

“哎呀,真险啊!”

“你瞧,那石头好像在晃动!”

“嘿,有啥稀奇的,还不是俺老爸说的,那‘盲肠段’快到了呗。”常裕民平时沉默寡言,口里没说,心里却也在这样暗自叨念着。并透过门缝,瞅了瞅火车穿过的山洞,没趣再数山洞了,干脆歪着脖子打起瞌睡来。

突然,火车的汽笛“呜,呜,呜”地发出三声短促的鸣叫声,车头来了个紧急刹车,军列猛地震荡几下,中间的几节车厢微微弓起,又重重地甩了下去,落在硬梆梆的铁轨上,整个列车咣咣铛铛地摇晃了几下,才停下来。军列由于剧烈地震荡,摆在木箱上的碗筷,放在竹筐里的饼干,都被颠簸得掉到铁板上,叮叮当当,稀里哗啦,四处乱飞。挂在车顶上的马灯,里面的煤油被震了出来,溅了一地,弄得满车厢尽是煤油味。躺在铺上正在睡大觉的张可福,被震耳欲聋的钢铁碰撞声惊醒,惶恐不安地抱着被子坐了起来,叽叽呱呱地骂开啦:

“她奶奶的,咋弄的?”

“哎哟,我的妈,糟啦!”靠在车厢板上正在打着瞌睡的小胡,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碰撞,弄得懵头转向,脑袋瓜碰在铁板上,磕了一个大疙瘩,只呼妈叫痛。

“这车真糟糕,既缺广播,又没列车员通报,为啥临时停车,外面究竟发生了啥事?一点也不知道。”常裕民也在心里暗自嘀咕。车厢里引起一阵骚动,说的说,问的问,出了什么问题?过了一阵,从震荡中恢复平静后,大家头脑才清醒过来。可是谁都张口结舌,不知所措。班长钟铁汉被震醒后,大步流星地跨到车厢门口,叫

声：“让让！”然后对靠近门边的祁顺通说：“来，再打开些。”

车厢门敞得大大的，大家一窝蜂拥向门口，想弄清火车震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坐在第二节车厢的军用列车长老羊，正向火车头那边的几个身着工服的人迅急地走去。“三号”也随即招呼通信员小胡说：

“快叫老羊了解一下，出了什么事？”

小胡道了一声“是”后，赶快撒腿朝火车头那儿跑去了。不一会，赶回来报告说：

“‘三号’首长，前面塌方了！”

“嘿，又是那可恶的‘盲肠段’出事了吗？要是俺老爷子在，早就提醒咱们的。”常裕民又在默默地运神。

老羊随即赶到，一五一十地向“三号”汇报：神龙洞那边的“盲肠段”，有块大石头滚下来，把钢轨冲到河里去了，幸亏这时火车还没有过洞。真险咧！差一两分钟就要出大事。现在铁路上已经调集一个排的人力在抢修，但是他们说，什么时候能通车还不知道。

大家听了以后，还感到不大满足，于是小胡又把刚才从老百姓那里听到的传说，津津有味地讲给大家听：很早很早以前，这里是个大海，海里有条凶恶的鲨鱼，它吸口气，能把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吞进肚里，岸上曾经有很多人被吞噬了。当地没人种庄稼，土地荒芜，草长苇生，豺狼出没，瘟疫流行。后来天降神龙，治服了鲨鱼。人们为了感激神龙的恩德，在山上修了一座神龙庙，把这座山叫做神龙山，于是以后火车通过的洞就叫做神龙洞了……

黄昏降临了。山峪的云雾，拉下了一层黑蒙蒙的夜幕，围着铁路员工问这问那的，站在军列两边卖小吃和瞧热闹的慢慢散去了，喧腾的军列周围，渐渐地沉静下来。老羊叫小胡通知各车厢，可以下车活动半个小时，到时自动登车，注意安全，防止泄密。

军列弯伏在神龙洞口西端，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十二点多，塌方段抢修好后，才继续向西行驶。

啃橡皮肉 吃珍珠饭

甘肃解放前,全省只有五十二公里经常不通车的铁路,从天水向西延伸的这段陇海线,是解放后修建起来的,是内地通往西北地区唯一的铁路。军列穿过塌方已经修复的神龙洞,经天水继续前进,铁路两边黄山壁立,土地贫瘠,草木稀疏,远远望去,窑洞林立,只见背阴向阳处,人影绰约,一个个身穿补丁摞补丁的棉衣棉袄,头绕白色毛巾,腰缠灰色布带,有的在黑古隆冬的窑洞里钻进钻出,有的袖手勾腰,蹲在洞口晒太阳。有的南方战士,看到这种情况后,担心下雨或地震,窑洞塌下来,会把人活活地埋在里面。

“嘿嘿,你们真是杞人忧天,俺家祖祖辈辈都住过窑洞,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被砸死的。”常裕民心想,俺老家是甘肃省窑岭村,那个地方土地贫瘠,栽树树不长,种麦麦不旺,打井不出水,下雨就泡汤。在俺八岁时,正遇上灾荒,俺父亲是为了逃荒找活路,带领全家用一根扁担和一对柳条筐,挑起破破烂烂一担家私,才逃到陕西铁路上来做工的。

铁班长、常裕民、张知义、祁顺通、张可福等几个老战士,像其他年青战士一样,起初看到一路上景色变化万千,感到十分新奇,常常兴致勃勃地打开车门,挤到狭窄的门口瞧热闹,一面谈谈笑笑,一面指指点点。但是,经过几天的长途行车后,旅程好像没有尽头,火车仍旧不急不忙地继续向西飞驰,憋在“闷葫芦”里,走走不动,吃还吃不饱,睡又睡不好,喉干舌苦,浑身酸痛,觉得坐车不如干活痛快,只希望很快渡过这难熬的日子。

又是一天过去了。火车在水天以东的行驶途中,有的站上,在军代表的筹措下,还可吃上一两顿饭,虽然比较粗糙,也并不按时,